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

ZhongguoZuojia

JingdianWen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陆南虹白
文夫翔影春
连春

卷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ZhongguoZuoJiaJingdianWenku

陆文夫 南虹白连春

121
407

卷

中篇小说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495 印张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 - 500 套

ISBN 7 - 80145 - 554 - 1/I·66 定价:2290.00 元(全七十六卷)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此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张宇、何申、谈歌、关仁山、徐坤、肖克凡等一大批老、中、青三代优秀作家的倾力加盟，为本套文库增辉添色；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诸多体裁的优秀作品空前集汇，计有七部长篇小说及报告文学 11 卷，64 位重点作家专集 41 卷，散文 12 卷，短篇小说 2 卷，中短篇报告文学 7 卷，诗歌 3 卷，共计 76 卷，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崭新风貌，并眺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溶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本书编委



目 录

陆文夫卷

井 (1)

南 翔 卷

博士点 (57)

虹 影 卷

鸽子广场 (100)

白连春卷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天 (150)



陆文夫卷

井

——《小巷人物志》之十五

一、信息中心的信息

东胡家巷里有个信息中心，专门提供有关饮食男女方面的消息。这个中心不是新近创办的，它的存在至少也有二百年；它不设主任和顾问，召集人实际上是一口井，一口古老而又很难干涸的井。

这口井座落在东胡家巷的西头，在朱世一家的小楼下，围墙外、石库门的右半边，隐蔽在一棵香樟树的下面。树下用砖头支着两根长条石，算是石凳，给到井边来劳作的人搁菜篮、等空档，坐在上面闲聊。东胡家巷在一九七八年之前没有自来水，半条巷子里的人都是靠这口古井过活的。一九七八之后虽然通水了，但也不是家家都有水龙头，何况那井水冬暖夏凉，又不花钱，那些不能挣钱却很会花钱的阿婆和阿姨们，还是乐意到井边来洗衣、洗菜、淘米。乘此机会每日举行一两次非正式的办公会议，提供和交流各种信息，使这个古老的信息中心不因自来水的冲击而自行倒闭。你别瞧不起这个古老的信息中心，它的常委们都是东胡家巷里的活字典，法院和派出所经常要向她们咨询，当然她们总是乐于尽义务，从来不收咨询费。



阿婆和阿姨们到井边来集会时，总是不慌不忙，先把菜篮、木盆、搪瓷盆、塑料盆、吊一桶等等放在条石上，然后抬起头来看看朱世一家的小木楼。话题经常是从这座小木楼开始，由此及彼，慢慢地延伸开去。因为这座小木楼里经常会发生一点骚动、变异，容易被人们当作话搭头。

远在二十多年前，井边上的常客们就在小木楼的窗户里有过重大的发现，看见那住在楼上的朱世一抱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在亲咀！这事儿何等了得，立即象弄堂风似的吹遍了东胡家巷：“不好，朱世一有对象了，那姑娘漂亮得象个仙女似的！”那时候的朱世一已经三十多岁了，参加工作也有七、八年，大龄青年好不容易找到个仙女，这事儿又有什么不好呢？原因很简单，东胡家巷里的人对朱世一的印象不好，恨不得这小子打八辈子的光棍，或者是被母夜叉迷住了头。这小子说起来也是个世家子弟，据说他的曾祖父曾经见过慈禧太后，这事情谁也没有见过，只见过他的父亲抽大烟，吸白粉、急急匆匆地活了不到三十年；他的妈妈也从来不事生计，靠变卖家当度日。先是卖古董、字画，接下来便卖家具，卖绣品，卖瓷碗瓷盆，果盒、水盂，蜡烛台，铜面盆，红漆马桶，红木小件等等的小零碎。卖到解放前夕已经四大皆空，连房子也典给了一个做生意的，他自家住在楼上还得付房钱。卖得好啊！解放后划成份时朱家却定为城市贫民。当时的工作组也曾有过怀疑，这样的人家能不能称作城市贫民呢？一查，却发现朱世一解放前在万康钱庄学过三年生意。卖光吃光前账了结，学生意是徒工，算作工人阶级。毫无疑问，朱世一的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本人成份是工人，响当当的。当时，东胡家巷里的活字典们也在井边议论，说是朱世一这小子不能算作工人阶级，那万康钱庄是他舅舅开的，老娘舅害怕他们母子二人月月去借钱，便在钱庄里吃个空额，朱世一是拿干薪的。没用，干薪湿薪都是薪，成份是根据解放前三年主要的生活来源而确定的，朱世一只能算是工人阶级。想不到这个成份比万贯家财还可贵，若干年间简直成了一种爵位，入党、做官，直至参加“文化大革命”都可以优先。朱世一立即成了里弄里的



积极分子，依靠对象，很快就参加了工作，成了国家干部。二十八岁入了党，三十岁上当科长，在区里管工业。当然，朱世一的飞黄腾达也不完全是靠成份，这小子是另有一功的。可他在东胡家巷里还是老腔调、老脾气，没有因为成了工人阶级而有所改变。他又酸、又鬼、又吝啬，又有那么一种好象不屑于计较的大少爷派头。吝啬和大派是一对矛盾，这矛盾的产生倒是和他的出身有关系。世家子弟视黄金如粪土，没落后代是靠卖红木小件过活的，一对矛盾统一在朱世一的身上，形成他是说大话而用小钱。他好象对什么都不在乎，说起来他家里什么都有过，没啥稀奇。可是他家里有只新吊桶，却不大舍得用，因为那吊桶绳是黄麻做的，容易烂。要打水时便伏在楼窗上等机会，看见有人到井边来时便下楼，借人家的吊桶用一回。用就用吧，咀里还要罗里不苏地，“你这根吊桶绳烂啦，拉在手里滑腻腻的，换根吊桶绳又不花几个钱，看你吝啬的！”世家子弟即使穷到底，那点儿架子还是有的。朱世一自视甚高，不屑与巷子里的市井小民合流，特别是对那些常到井边来的姑娘大娘们看不起，太俗气。朱世一也想老婆，想得还挺热，可他对老婆有世家的标准，要求优雅、高贵，漂亮得象戏台上的大小姐。那大小姐好是好，可是侍奉她们要花很多钱，要她们侍候男人更是不行的。朱世一请不起丫环花不起钱，自己又要当老爷，矛盾统一：找个老婆既要能当小姐看，又要能当丫环使。用此标准来找对象，东胡家巷里当然是空的。东胡家巷里的妇女们对他也不客气，常在井边上指东说西，刺刺那个朱世一。可她们自己也不注意，说着说着便要开些粗俗的玩笑，讲床上的事体。朱世一听了便要骂：“闭上你们的臭咀，这些秽话亏你们说得出来的！”可他自己却常常躲在窗子后面偷看姑娘们的大腿，吓得姑娘们在井边上蹲下来时，都把背脊梁朝着他的窗子口。井边上的人看人不论成份，不计官位，的的确确是重在表现，她们对朱世一的飞黄腾达很不服气，只有一点聊以自慰：这小子三十岁上还没有找到老婆，那是天有眼，活报应！

忽所得朱世一有了对象，那姑娘还漂亮得象个仙女似的！东胡家巷里的人气坏了，左右追问那位发现秘密的马阿姨：“你老眼昏花了



吧，哪个姑娘瞎了眼，会跟朱世一亲咀！”

马阿姨赌咒发誓：“要是我说一句谎，你就请我吃耳光！”

井边上的人更加注意那座小木楼了，几乎是每天都有新发现。发现朱世一拿着小圆镜站在窗子口，对亮光把头发梳了一遍又一遍；发现他的衣着突然整洁起来，每天都把棉布的中山装喷上水，抹、弄直、挂在窗子外面吹，用此种方法代替电熨斗。尽管人们对朱世一的印象不好，可那朱世一的相貌还可以，稍一打扮，挺帅的。

人们终于在楼窗里看见那位姑娘了，虽然说不上是仙女，可在东胡家巷里却算得上是第一。细长的眉毛，胖胖的脸，下巴却象瓜子尖，丰满中带着秀气。她的头发有点自然卷曲，两条辫子扎得很紧，额前的留海却是蓬蓬松松的。她穿一件小花点儿的衬衫，罩一件湖绿色开士米的马夹，肩膀瘦削，胸脯很高，一双不大的眼睛象是笑咪咪的，伶俐中带着稚气。朱世一似乎要向井边上的人示威，故意和那位姑娘并肩站在窗子口，说点儿什么话，惹得那位姑娘抿着咀。这可把井边上的姑娘们气坏了：“哼，别看她上半身长得漂亮，说不定是个罗圈腿。”可是当朱世一挨姑娘的肩膀从石库门中走出来时，一个个都看得张开了咀，这姑娘苗条轻盈，简直可以跳芭蕾。

人们开始打听了，这姑娘谁家的，怎么会被朱世一骗到了手，如果是拐来的话，那是要到派出所报告的。

东胡家巷里的福尔摩斯也不少，很快便打听清楚了。这姑娘叫徐丽莎，二十四岁，爷爷是个资本家，父亲在国外，姑娘是药学院毕业的，因为家庭成份不好，便被分配到一个区属的制药厂里。朱世一常到制药厂里去检查工作，搞七搞八地就骗到了手。

足足有两三月的时间，井边上常开讨论会，研究这个徐丽莎为什么会看上朱世一。大学生的脑子不会笨，怎么会如此糊里糊涂的，旁的不说了，光这年龄就不配。一个二十四，一个三十一，要相差六、七岁。年轻的姑娘们简直没法理解，这么个漂漂亮亮的人倒好象是给人家填房的。

马阿姨能够理解：“你们不懂，相差六、七岁是可以的。女人家



生儿育女，辛苦劳累，容易老。你别看现在有点相差，到了四十岁便可以拉平，到了六十岁时女的已经老得不象样了，可那六十六岁的男人还是肚大腰圆，红光满面。到那时候一看，这徐丽莎还配不上朱世一。再说，这朱世一有多鬼，你知道他告诉徐丽莎自己是几岁？我看最多说是二十七，反正那户口簿子锁在他的抽屉里。”

“户口簿子可以锁，这人却是明摆着的，那么酸，那么吝啬，还有一股大少爷的臭架子，难道那徐丽莎一点儿都没有发现？”

“这事情你们又不懂了，大凡男人追女人的时候，酸的便会变成甜的，咀巴里说出来的话，都是蜂房里流出来的蜜，吝啬也会变成大气，你要个金的，他决不会给你银的；大少爷的臭架子早就没有了，你没看见戏台上的大少爷，追起女人来可以爬墙头，小狗尾巴摇急急。等到结了婚呀，嘿嘿，他坐在那里动也不动了，多跑一步路都嫌吃力，反正鱼儿已经落了网，还愁你逃到哪里去！你们这些大姑娘啊……咳，反正说了也没用，到时候便会昏头六眩，恋爱是不长眼睛的！”

大姑娘们被马阿姨的过来人语吓得寒咝咝，好象世界上的男人都有点危险。

“……”

“我不信，看不出年龄，看不出坏，可这好处总是看得出来的，这朱世一有哪一点可取！”

“可取？说起来这朱世一可取的地方多着哩！人家不麻不疤，眼睛又不对鸡，五官端正，相貌堂堂，如果化妆起来上台演戏，保准你们的眼睛珠子跟着他飞！年纪轻轻的便当科长，每月的工资七十几，怎么样，对不起你！家庭出身是贫民，本人的成份是工人，还配不上你这资产阶级的大小姐！资产阶级好逸恶劳，家务活计不会做，只会坐在那里喝咖啡，扭扭怩怩唱个歌儿什么的。长得漂亮又有什么用，漂亮象朵花，今天开了明天谢；猛然看花的人觉得花儿美，天天盯着看也就没意味。朱世一是年纪大了等不及，捞到篮里便是菜，换了差不多的人的话，嘿嘿，对这么个出身不好的女人还得考虑考虑。”



井边上的讨论得出了结论：不管是徐丽莎还是朱世一，都是余到一条臭河里来的烂木头，女的没有吃亏，男的也没有讨到便宜。

二、爱情不长眼睛

古老的信息中心没有电子计算机，她们获得数据不准确，结论也是猜测性的，而且夹杂着某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在里面。对朱世一，她们猜的有点七不离八，对徐丽莎，她们就没法用市井的传统观点来加以分析。

徐丽莎为啥会爱上朱世一？这事儿别说是井边上的诸位了，就连徐丽莎自己也是难以说清楚的，爱情本来就是个复杂的东西，有生理的、心理的、道德的、审美的多种因素，难作定量分析。但在有时候也很简单，只要有一种因素起作用，其它的因素便会被暂时挤到一边。徐丽莎的这种主导因素说起来也很可怜，她渴望着有一个男人能对她怜惜，关心她、疼爱她，这对她来说便有了一切。她不需要有什么人在事业上帮助，也不需要仰仗某个男人的权势与能力，这一些她都相信自己。但是她羡慕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人怜惜，连乞丐都是有人同情的，可她却自幼生长在一个同情的空白区里。不错，她的祖父是个大资本家，可这位资本家却是个风流人物，有一妻三妾，子女有十多个，非婚生的子女还不计算在内。她对自己的父母毫无印象，母亲生下她便因产褥热而去世，父亲也只是负责为她取了个名字，这名字也取得很马虎，是从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那里摘取过来的。父亲取完了名字便找他的蒙娜丽莎去了。说是去外国留学，至今也不知道是留在哪里。徐丽莎是由一位负责清扫花园的女仆领大了的，这位女仆只管她的吃穿，其余的事情便是让她在花园玩花草，扒砖头，看看小虫和蚂蚁。她从来没有受过冻饿与虐待，但也没有受到过怜爱、同情与关切。她常常要做一个梦，梦见她死了，可她又发现她的死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没有一个人人为她流眼泪，有三个老妇人在那



里轮流啼哭，那是她的二祖母花钱雇来哭夜的。

徐丽莎生得很漂亮，这一点她自己也知道，可这美丽并没有为她带来骄傲与勇气，因为她见过开在墙角里的玫瑰，美丽、但也孤寂得可怜。大学里的同学都把她当成白雪公主，懦弱的男生在她的面前不敢抬头，强悍的人却要装出一副骑士的派头来到她的面前，可她最怕的就是骑士，这种人动不动就要拔出剑来决斗。她不需要征服，而是需要怜惜，在强者的面前她会更感到自己柔弱得可怜，再加上她的家庭出身不好，又有查不清的海外关系，使她在自怜之中又夹杂着自卑。有些她认为很好的男同学从她身边走过时都不抬头，她却认为别人是看不起她这资产阶级的大小姐。其实，真正对她另眼相看的人倒是那些管人事档案的，留校没有资格，科研单位也不能去，药能救人也能害人，便一层一级地分到一个区属的制药厂里，仿佛那区属的制药厂就不是造药给人吃的。

制药厂的厂长兼书记名叫何同礼，此人很正派，看不惯那些花狸狐哨的事体。如果有个女工穿着花裙、男工梳着油头来上班，他就会先盯着你看一歇，然后板起面孔来问道：“你是来上班还是走亲戚的，要走亲戚的请回去！”他认为凡想打扮的人都有点修正主义。衣服穿暖了就行了呗，打扮个啥呢？喔，女的打扮起来给男的看，男的打扮起来给女的看，夫妻之间用不着天天看，嘿嘿，这打扮的本身就是思想不健康的表现！你说打扮起来不给谁看，那你还打扮干什么呢，花钱费事的。

何同礼对徐丽莎的第一印象就不好，一个漂漂亮亮的弱女子，提着皮箱和网兜，头发蓬蓬松松，好象是用火夹烫过的，又出身于资产阶级，这样的人到歌舞团还差不多，到厂里来干什么呢？也罢，先让她去锻炼锻炼。当然，何同礼的所谓锻炼也不是什么坏意，他是农民出身，种过田，知道对柔弱的茄苗应该怎么管理。对这种苗子不能马上浇水施肥，首先得蹲苗，索性让它干瘦得半死不活，促其根系的发展，待到叶黑茎硬时，再用大水大肥浇下去，这样就不会疯长，不会倒伏，保证果实累累。可是何同礼不了解，人和植物不同，他是有思



想有感情的，即使要蹲的话也该把道理说清楚才对。何同礼简单生硬：“噢，你来啦，先到准备车间洗瓶子去，住在集体宿舍里。”

徐丽莎含泪出了办公室，提着皮箱和网兜向集体宿舍走去。当她知道要分配到一家小药厂里去时，也曾经羡慕过其他同学的幸运，诅咒过自己的出身，但是很快地就产生了一种想象，她总是欢喜靠想象过日子的：也好，厂小人少，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密切，小工厂也许是一个真正的大家庭哩！当她从办公室走到集体宿舍时，这种幻想已经全部破灭。。这是一间阴暗潮湿的房子，在物料仓库的旁边，房内有四个上下铺位，是给做夜班有困难的女工临时住住的。可是困难再大的女工也不肯来住，房间里长出了白色的茅草，一股子霉味。徐丽莎坐在下铺上半天也没有动弹，她觉得又到了一个更为可怕的空白区里。如果病倒在这间房子里的话，有谁来送碗茶汤呢！

那正是大跃进的年头，人们满腔热情地在做着一些十分可笑的事体，动不动就是三天三夜不睡觉，累得谁也顾不了谁，连好心的老年工人和热心的青年工人都不知道徐丽莎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她是住在哪里；有人以为她是下放劳动的右派，有人以为她是下厂锻炼的知识青年。徐丽莎每天伏在水槽上洗瓶子，下班以后还要到厂内的空场上去大炼钢铁，那里有个土高炉在冒着浓烟，炼出来的铁根本不能用，却消耗着无穷无尽的物力和人力。

过份的劳累使得徐丽莎反而睡不着觉，那土高炉上的鼓风机又响得震天动地。徐丽莎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搬弄着各种幻想来聊以自慰。她从简陋的小高炉想到居里夫人那提炼铀的土设备，想到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想到自己也许能提炼出什么灵丹妙药，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又由居里夫人想到了居里……她不敢奢望有居里那样的好丈夫，但求有个男子能颇为英俊，不卑不亢，主要的是能懂得对人的关怀与怜惜，使得她的命运能和世界上的另一个人联系在一起，说一些她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说过的话，做一些她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做过的事体，星期天请朋友来家作客，夫妻双双去遛遛公园什么的，那时候她可以脱离苦海，从这个阴暗潮湿的集体宿舍里搬出去！徐丽莎觉



得她所想象中的男人这个世界上肯定会有，就是不知道目前在哪里？

来了，朱世一这小子来了！他是到制药厂来检查工作的。这小子见到了徐丽莎就着了迷，终于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了一个美小姐。一打听，原来是个大学生，好极，小姐当然是要有文化的，没有文化怎么能高雅呢。东胡家巷里的那些姑娘就是因为文化低，说出来的话不象弹琵琶，倒是和敲吊桶差不多的。

朱世一动脑筋了，他先向厂长何同礼施加压力，要他在一个星期之内把药物的产量翻一倍，放个卫星迎接国庆节。何同礼是个正派人，他知道这制药可不是闹着玩的，它有一定的规格和浓度，不能随便地添加蒸馏水，蒸馏水也没有这么多呀，加自来水是要送人家的老命的！可是何同礼又不能拒绝，那时的口号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想到了而不肯做，那是右倾机会主义。这顶帽子和右派分子也差不离。何同礼只好向朱世一恳求，请他高抬贵手，这事儿不能向上反映，也不能在任何领导人的面前再出这种馊主意，同时他整夜在小高炉上放卫星，把铁的产量翻两倍，因为那已经炼出来的铁块反正没法用，没处去，可以放在炉子里再化一遍，翻它个三番也可以。

朱世一卖个交情，勉强同意，同时批评何同礼不动脑筋，思想保守，分到了一个制药专业的大学生，你却叫她去洗瓶子，为什么不叫她去研究设计，努力提高药物的产量呢，再这样下去可别怪我不客气！

何同礼立即同意：“行行行，马上把她调回科室里，让她去研究设计，要什么条件给什么条件！”何同礼不再坚持蹲苗了，农民对两性关系是不迟钝的，他已经感觉到这株弱苗可能要被别人移栽到花盆里。

徐丽莎一下子跳出了苦海，给了她两间小小的办公室，一间工作，一间住居，让她安心地研究设计。当徐丽莎知道这些是出于区里的某个科长的关怀时，心里一阵热，觉得这个世界上突然有一盏灯亮起来了，它的光辉温暖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青年。这大概是一盏久经战火与风雨考验的灯，这种灯总是在各种时候给人以希望与鼓励，要



不然的话，当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男女青年投入革命的洪流！

徐丽莎惊呆了，站在他面前的朱科长竟是一个颇为英俊的青年！那一天朱世一刚刚在最好的理发店里理过发，眼睛也比平时明亮一点，白衬衫和浅灰色的上装也是平平整整的。

“朱科长……你，你请坐。”

朱世一不卑不亢，似乎还有点腼腆，装得挺象的：“唉唉，别喊我什么科长了（别人不喊是不行的），其实我比你也大不了几岁，如果当年能读大学的话，说不定我们还是同学呢！”

同学！同学这两个字有特殊的魅力，老同学、老战友，什么话都是好说的，它意味着平等、亲近，还有许多有趣的记忆。徐丽莎活起来了，说话也是直来直去地：“唉呀，你这不是叫我为难吗，我有什么办法使产量翻一倍！”

朱世一笑了：“你真是个学生，单纯、天真。我刚出学校门时也是和你一样，现在学乖了，懂得走路是要绕弯子的。那药品的产量能够轻易地翻一倍吗，开玩笑哩！我是有点不服气，为什么要叫一个女同学去洗瓶子，运石头，难道她的学识就没有用武之地？如果我读了四年大学也来洗瓶子，你想想看，那心里可是好受的？”

徐丽莎点点头，觉得这人真象她初中时的一位男同学，那同学老是问她你冷不冷，热不热？“谢谢你了，可是这件事情最后怎么交待呢？”

朱世一摆摆手：“这一点你不用管，你只管继续学习，想研究什么课题就研究什么课题，其余的一切都让我来处理，我会说假话，兜圈子，很卑鄙。再见，下次有空来看你。”朱世一落落大方地走了，连头也不回。

可别看不起朱世一，这小子雅俗高低都有一手。他装假就说假，并没有用高尚与真诚来标榜自己。怪了，如果他噜里不苏地说自己如何同情别人，如何仗义执言，那徐丽莎就会感到虚假和不怀好意，就会感到又是一个骑士来到面前。现在听起来却十分亲切自然，幽默风趣，怜惜之情心领了，忍不住的微笑挂在嘴角，只是觉得这位有趣的



人离开得太快了一点。

别着急，朱世一会来的，他借故到厂里蹲点来了，逐步增加了和徐丽莎接触的机会。但是他很小心，不那么急吼吼地，他知道，对这样的姑娘决不能象对待井边上的那些大丫头，必须绕着圈子，找个借口才能走到她的门口。他好象偶然走过，伸头打个招呼，发现她坐的木椅子太高，不久便搬着一张藤靠背来了：“喏，这是他们给我坐的，算是拍我的马屁。我哪里有功夫坐呀，真正需要的是你，你的这张木椅子太高，坐着不舒服，常坐要驼背。坐吧、坐吧，我要开会去。”朱世一又走了，没有久留。

徐丽莎坐在藤靠背上果然舒服，伏案的时间长了还可以靠在椅背上休息休息，休息的时间有点甜蜜，觉得世界上终于有一个人在关心自己，象哥哥照顾妹妹。

过了几天朱世一又来了，手里捧着个电炉子：“你看看，这些人真不知道爱惜东西，好好的一个电炉便丢在废品仓库里，我一拨弄，蛮灵的，给你吧，工作上可能需要，生活上也可以派用场，现在的食堂太孬啦，你要懂得照顾自己，冷粥冷饭吃下去要胃痛的。大病可以送医院，小毛病谁来管你。”这话正好说到徐丽莎的心里去了。感动得几乎要流眼泪，朱世一的这些人情话是他妈妈教的，没有估计到它会冲开姑娘的心扉，放下了电炉便赶紧走出去。

朱世一不停地献些小殷勤，还不敢和徐丽莎谈天说地。他深怕这位大学生一谈起来就是贝多芬和达·芬奇。对音乐和美术他是外行，谈起来无言可对，瞎说八道要被人瞧不起。有一次也是没话找话说，说是他早晨出来碰到有一对老夫妻在门口吵架，男的骂女的是尼秃子，女的骂男的是老滑头。对门的老头儿劝架了：“别骂啦，你们的水平比我差得远哩！”老头儿把帽子一脱，头上连一根毛都没有，油光光的。这故事很可能是朱世一从哪里听来的，却把个徐丽莎笑得前俯后仰，透不出气，还要追问那一对老夫妻是为什么吵起来的？这下子朱世一可有话题了，巷子里的日常生活，奇闻逸事多着哩，怎么个编排都可以。徐丽莎因为从小生长在花园里、学校里，对这些事儿